

也论系统观照下的索绪尔语言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 杨文秀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杨志亮

摘要: 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分析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大厦是建立在系统论的框架之上的,系统论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重要基石。另外,本文参照系统论,指出了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一些不足之处,还讨论了学界一些有待商榷的看法。

关键词: 系统论;索绪尔;结构

作者简介: 杨文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词典学研究。

电子邮箱:yangwenxiu@mail.hust.edu.cn。

杨志亮,助教,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电子邮箱:yangzhiliangnju@yahoo.com.cn。

1 引言

系统科学是把事物看作系统,从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化等方面研究各学科共性规律的一门横断性的学科(许国志,2000:14)。将系统科学运用于语言学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首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虽然国内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的文献颇为丰富,视角也多种多样,但目前尚缺乏专门从系统论角度进行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提到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系统观。在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再思考的问题,主要包括:

1) 部分研究者承认系统科学观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所起的作用,但未给予充分重视。如姚小平先生(1993:27—32)在分析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时提到了索绪尔的系统观,并把它与洪堡特语言理论中的系统观作了比较,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洪堡特相似,并认为“洪堡特不像索绪尔那样把系统与演化绝然对立起来”。笔者认为:前者基本正确,但后者值得商榷。

2) 部分研究者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系统观所持的看法值得商榷。如钱冠莲教授分析了索绪尔的系统思想后指出: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符号系统后,“并未

论证,语言何以是一个系统”(2003:213);他甚至认为“当初的索绪尔不可能提前以现代科学里的系统论去论证自己的断言”(2003:30)。从以下系统观发展的历史看,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3)部分研究者由于对系统科学理解的不够深入而导致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系统观认识上的不足。例如,马壮寰(2006)、葛运奇(2001)、周静芳(2004)等虽正确地指出了索绪尔所使用的系统方法,但他们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又如,陈琨(2004:81)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片面地强调用静止的观点描写语言现象,因而不是辩证的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本身有待证实,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把握不够全面,对系统科学认识不够深入。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本文将简单介绍系统科学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理论,探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现代系统观相吻合,以澄清各方面的误解。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只有从系统观出发,才能够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脉络,深刻地理解其语言理论的构成;也只有强调这一点,才能够发现索绪尔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某些关于语言系统的问题,才能深入了解其后的各派语言学理论是如何在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语言系统观的。

2 系统论

2.1 系统论的产生

系统(system)是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就有系统思想的萌芽:我国古代哲学著作《周易》、《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直接反映了系统思想;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曾从宇宙系统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系统思想(冯国瑞,1991:10—44);柏拉图的理念论、知识等级学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整体与部分关系说也包含着深刻的系统思想(魏宏森等,1995:5—58)。这些古代朴素的系统观对现代系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客观世界的系统性逐步得到认识。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能量转化、细胞的发现和进化论的创立,使人类有可能在了解自然界的基础上认识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和整体特征。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为系统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时至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 V. Bertalanffy)在对生物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只有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生命。他反对将事物整体分解为部分进行研究的还原论(即原子论),他多次发表文章,力

图阐明系统论思想(冯国瑞,1991:10)。1937年,贝塔朗菲在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 Morris)主持的哲学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明确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任务,并对系统的共性作了一定概括。这些标志着一般系统论的正式创立(许国志,2000:5)^①。

2.2 系统论的研究内容

系统科学以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方式之一,所以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许国志,2000:17)。

什么是系统呢?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Bertalanffy, 1973:33)或“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吕俊等,2001:32)。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成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们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钱学森等,1978)。对系统的定义很多,一般认为,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element)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苗东升,2006:20—21)^②。即系统由元素和结构两个方面构成,缺一不可,系统是元素和结构的统一(苗东升,2006:23);其中元素是构成系统的最小部分或基本单元,具有不可再分性;结构是元素之间一切联系方式的总和。用公式可将系统表示为:

$$S = \langle A, R \rangle \quad (S \text{ 表示系统, } A \text{ 表示系统 } S \text{ 中全部元素的集合, } R \text{ 表示元素之间全部关系的集合})$$

除了研究系统这个核心概念外,系统论还研究系统的结构、层次、环境、行为、功能、状态、演化与过程(许国志 2000:17—36)。系统的结构(structure)是元素之间的一切联系方式,即上述公式中的关系集R。系统的结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时空结构(space-time structure)等。层次(level)是认识系统结构的重要工具。简单系统无需划分层次;复杂系统必须按层次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整合,由元素到子系统到高一级的子系统,直到系统整体。系统的环境(environment)指系统外一切与系统具有不可忽略联系的事物集合,用公式可表示为:

$$E_s = \{x \mid x \notin S \text{ 且与 } S \text{ 具有不可忽略的联系}\} \quad (E \text{ 表示环境, } S \text{ 表示系统, } x \text{ 表}$$

示系统外事物)

任何系统都有环境与边界(boundary),不过有些系统的边界明确,有些不明确。系统的行为(behavior)是系统相对于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变化。行为是系统自身特性的表现,也是环境对系统作用、影响的反映。系统的功能(function)指系统对其环境中的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所做的贡献。一切系统均有功能,功能由系统的元素、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系统的状态指可以观察和识别的系统的状况、态势、特征等;系统的演化指系统的结构、状态、行为、功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演化性是系统的普遍特性,演化是在系统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共同推动下发生的。系统的过程包括系统的发生、发育、相变、老化、消亡过程等^③。

对系统作以上多方面的分析,系统论认为一般系统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整体性:整体性一方面表现为元素与系统之间不可分割,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用公式表示为:

$$W \neq \sum P_i \quad (W \text{ 代表整体, } \sum \text{ 为加和符号, } P_i \text{ 代表系统的第 } i \text{ 个部分})$$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意味着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正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负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小于部分之和(许国志,2000:21)。

2)关联性:关联性包含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的关联性、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三个方面(汪应洛,2007:10—11)。关联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持续的联系和瞬间的联系、确定性联系和不确定性联系等(苗东升,2006:22)。

3)层次性:系统的结构是有层次、等级之分的。一个系统从属于另一个或几个大系统,而它本身又由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下还可以有子系统,直至由不可再分元素组成的最小系统。

4)开放性与封闭性:系统的这两种性质是相对于环境而言的,它们对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必要性。系统是适度开放性与适度封闭性的统一。

5)动态性与稳定性:一方面,任何系统都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渐变),通过失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突变),表现出渐变与突变的统一(魏宏森等,248—250)。另一方面,系统的存在意味着它有一定的稳定性(魏宏森等,1995:255);只有满足稳定性要求的系统,才能正常运转并发挥功能(苗东升,1998:62)。简而言之,系统的发展变化是在稳定基础上的发展变化(魏宏森等,

1995:255)。

6) 秩序性: 系统的秩序性包括有序和无序。有序即事物之间规则的相互联系, 无序为不规则的相互联系。无联系的事物群体是非系统, 不存在秩序性问题。系统的有序性指结构的有序性、行为的有序性和功能的有序性等(苗东升, 1998: 45—46)。结构的有序性指系统内元素之间联系方式是规则的、确定的。例如, 线性序(一个序列中事物前后顺序衔接, 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长链)(苗东升, 1998: 89)就是一种常见的、系统结构上的有序性的体现。行为的有序和功能的有序直接表现的是系统与环境的规则联系。

除了以上特征外, 系统还具备目的性, 即贝塔朗菲所说的终极性, 它指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趋向预先确定状态的特征。

3 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系统观

3.1 语言即系统

正如《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为《教程》)的译者韦德·巴斯金(Wade Baskin)所言:“索绪尔是最早将语言视作自足系统的学者之一, 在这个系统里, 各组成部分在相互依赖中运行, 并从它们与整个系统的关系中获得价值”(1959: xi)。本文认为, 《教程》全书以系统观分析语言, 用系统方法描述语言, 蕴涵着深刻的系统论思想。

首先, 语言即系统。索绪尔对什么是语言从多方面作了界定, 并且始终围绕着一观点: 语言即系统。他指出: 语言是一个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类似于书写系统、聋哑人的字母系统、象征仪式、礼貌规范、军队里的信号等, 但在这所有的系统中, 语言系统是最为重要的(1959: 16); 在讨论内部语言学时, 索绪尔说: 语言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系统(1959: 22); 在分析语言的复杂性时, 他说: 一种语言就构成一个系统(1959: 73)。一言以蔽之, 语言即系统是他全部语言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

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必定有自己的组成元素。索绪尔通过反复分析, 认为系统中的元素就是语言符号(the linguistic sign)(1959: 102—103)。而语言符号是声音形象和概念的混合体, 即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 两者紧密结合为一体, 互为提示(1959: 66); “只有能指和所指结合在一起, 语言实体方可存在; 二者缺一, 语言实体便荡然无存”(1959: 103)。可见, 语言符号具有不可再分性, 符合系统元素的要求。

第二,语言系统的结构。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必定有自身的结构。什么是语言系统的结构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索绪尔发现了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可以说,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的提出正好反映了索绪尔对语言系统结构的思考,也正好与系统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相符合。按照系统论和索绪尔的理论,语言系统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SI = (signs, syntagmatic relations & associative relations) (SI 表示语言系统; signs 表示语言符号, syntagmatic relations & associative relations 分别表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在《教程》中一开始就把“寻求所有语言中普遍、永恒地起作用的要素,演绎出其普遍规律”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之一(1959:6)。结合他对语言系统的元素和结构的思考,可以把“所有语言中普遍、永恒地起作用的要素”理解为语言符号,把“普遍规律”理解为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的存在。后来,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1959:102),这显然表明他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系统的结构。索绪尔本人并没有使用过“结构”这个概念(皮亚杰,1984:53),但为什么其语言学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他本人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呢?本文认为,这正是由于他发现了语言系统的结构,并对结构十分重视之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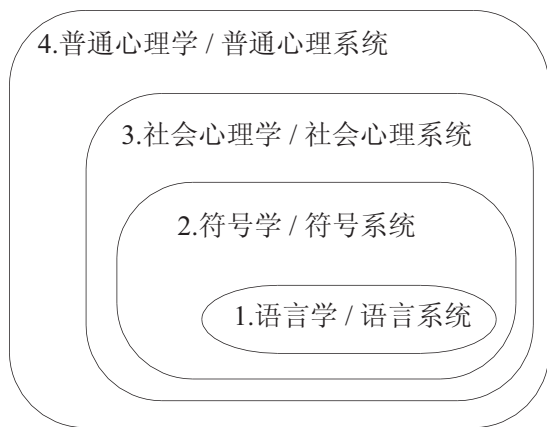
第三,系统的层次。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未作明确论述,这是其理论的一个不足。

第四,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就必须研究它的环境和与环境相关的边界问题。为了在复杂纷乱的语言现象中划出语言系统的范围,他首先把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剥离出来,继而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在确定了语言系统的范围后,他讨论了语言学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问题(1959:20)。他强调了区分语言系统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他的系统观还体现在如何看待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关系上:他承认外部语言学研究很多重要的领域(1959:20),也会取得丰富的成果,但由于“语言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系统”,因而对语言只进行内部研究不进行外部研究,也是完全可能的(1959:22)。

索绪尔还间接探讨了语言系统的环境问题。在《教程》的导论部分他就提出了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学与一些学科关系十分紧密,或从这些学科中获取素材,或为这些学科提供素材”,他所指的学科是人种学、人类

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1959:6—7)。他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学与这些学科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晰(1959:6)。因此,他将语言学的任务之一确定为:给语言学划出边界并作出定义(to delimit and define itself)。要确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其实就是要划定语言系统的范围,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

索绪尔还从另一个角度间接论述了语言系统的环境问题。他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而符号学属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又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子系统(1959:16)。如下图所示:



由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或语言系统),因而我们可以推断索绪尔的思想:语言系统是符号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符号系统又是社会心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心理系统是普通心理系统的子系统。正是在探讨语言系统的环境时,他论述了语言系统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为语言学所用;另一方面,语言能为理解符号问题提供最好的说明(1959:16)。

第五,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就应该研究它的功能。但是,索绪尔在《教程》中没有提及语言系统的功能问题,这是其语言理论的第二个严重不足之处。不过,这个不足在系统功能语法里得到了弥补。

第六,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就应该研究它的演化。在“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一章中,索绪尔对语言系统中元素的变化问题作了思考。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号同时具有可变性与不变性”(1959:74)。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静态语言学与动态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但是,索绪尔所说的“可变性与不变性”仅限于语言系统中的元素,还没有涉及到语言系统本身,因为他认为变化不能影响语言系统这个整体,只能影响系统中的元素(1959:84,87)。而根据系统论,系统表现出渐变与突变的统一。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第三个不足——未涉及语言系统整体的演变。不过,他提到了外部因素如重大历史事件、殖民化等对语言系统会产生重大影响(1959:20)。

对于语言系统的状态与过程,索绪尔基本没有思考。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第四个不足。

3.2 语言系统的特征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系统论基础,还体现在他所说的语言系统具备了一般系统的主要特征:

第一,语言系统的整体性。在思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时,索绪尔以两条标准来判断,其一就是整体性(1959:7)。在讨论了语言现象中存在的、密切关联的两面性后,他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语言”(langue),原因是“语言是一个自足的整体与分类原则”(1959:9)。至于言语活动(langage),他认为由于它具有多面性和异质性、缺乏整体性而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1959:9)。在区分语言和言语(parole)时,他同样使用了整体性原则:语言存在于整个社团中,它具备完整性(1959:14),而言语则相反。我们姑且不论在语用学理论迅速发展的今天,索绪尔当时的看法是否正确,单从他在探讨语言学研究对象时所使用的标准来看,就会发现这一点是明确的:整体性是他确定语言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标准。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划定了语言系统的范围。因此可以说,索绪尔首先把握了语言系统的整体性。

他的语言系统整体性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认为语言分析不应从元素到系统,而应从系统到元素(1959:113),也就是说,他强调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二是他的整体价值观:整体价值绝不等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之和(1959:132)。这些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语言系统观。

第二,语言系统的关联性。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系统中,一切都以关联为基础(1959:122)。他重点强调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在符号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联方面,他没有作明确的论述,不过,也有一些模糊的思考。他说:符号的价值由其环境(environment, surroundings)确定(1959:116)。这里的环境可能既包括其他符号,也包括整个语言系统。在语言系统与环境间的关系方面,他论述了外部要素会影响语言事实(linguistic facts)(1959:20),但没有提及语言系统如何影响环境。这是其理论的第五个不足。

另外,他看到了语言现象之间的时间关系,提出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的概念,并指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前者;他看到了语言现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提出了地理语言学(1959:191):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于是,他提出了语言学家可以研究的课题——比较语言学(1959:193)。

第三,语言系统的层次性。从这个方面看,索绪尔没有论及语言系统的层次性,他把语言当作简单系统,这是上文提到的其语言理论的第一个不足。在这一点上,转换成语法和功能语法作了弥补。

第四,语言系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更重视语言系统的封闭性。他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整体(1959:9);人们可以对语言进行独立研究(1959:16)。在开放性方面,他只分析过语言外部要素对语言的影响,但未分析语言系统如何影响环境。

第五,语言系统的动态性与稳定性。在《教程》中,索绪尔多次论述了语言的变化(75—77,140—141)。他说:语言的变化是永恒的(1959:27);语言在改变,或在进化;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哪一门语言能抵制这种改变(1959:76)。其原因是“时间能改变一切,语言也不例外(1959:77)”。可见,索绪尔十分重视语言的动态性,并未像姚小平教授所说“把系统与演化绝然对立起来”。

同时,索绪尔认为语言具有稳定性。他认为:尽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从使用语言符号的社团来看,能指是固定的、非任意的((1959:71);语言是社会因素的产物,它总是前一历史阶段的遗留物,语言不仅要经受社团而且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语言具备了稳定性(1959:74);语言符号同时具备时间上的持续性与时间上的可变性(1959:76);稳定性中必然隐含着变化(1959:78)。这些观点与系统论十分吻合。陈琨(2004:81)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片面地强调用静止的观点描写语言现象,因而不是辩证的观点”,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六,语言系统的秩序性。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元素原本处于一种无序的混杂状态,但人脑使它们具备了结构上的有序性(1959:133)。结构的有序性表现为联想关系和组合关系“构成了语言并控制着语言的运行”(1959:127)。他还指出了能指的特征之一是线性序,尽管语言学家对此熟视无睹,但他认为这是整个语言机制的基础(1959:70)。在行为的有序性方面,他认为语言系统从目的性到任意性、又从任意性到目的性之间反复运行,也就是在最小限度的目的性与最大限度的目的性之间反复运行(1959:133—134)。

在秩序性方面,我们看到了索绪尔理论的另一个不足:他只考虑了语言系统结构和行为的有序性,尚未思考语言系统功能的有序性。这个不足与他对语言系统的功能未作思考有关。

此外,索绪尔还论及语言系统的目的性或理据性。他认为:联想关系与组合关系决定了语言系统的目的性(1959: 131—134);语言系统的目的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于符号的极端任意性(即无目的性 *unmotivated*)与符号的相对任意性(即相对目的性 *relatively motivated*)之间;整个语言系统以符号任意性的无理据原则为基础,如果毫无控制,将导致一团混杂;而人脑正好向这些混杂无序的符号输入了规律和秩序,这就使得语言系统同时具备了无目的性和相对目的性(1959: 133);他认为既不存在毫无目的性或理据性的语言系统,也不存在系统中的一切都具备目的性的语言系统。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索绪尔从“语言即系统”出发,指出了语言系统的元素,分析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思考了语言系统的环境、边界以及演化问题。他的语言系统具备一般系统的主要特征——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目的性。此外,他还对语言系统的封闭性、秩序性作了初步思考。总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大厦是建立在系统论的框架之上的。笔者认为,他无须像钱冠连教授所说的那样去论证语言是个系统。如果需要论证的话,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系统,并从系统的元素、结构、特征等各方面作分析,一般系统的特征在语言系统中表现得非常典型,这本身就是一个论证过程。相反,如果语言不是一个系统,他根本就不可能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它。另一方面,从以上系统科学的发展简史中不难看出,索绪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系统科学日趋成熟的时代。索绪尔运用系统观分析语言,是时代使然。

当然,从系统观出发,也可发现索绪尔理论中一些尚未被发现的不足,他对语言系统中的某些问题尚未思考或未作深入思考,如语言系统的功能、语言系统的层次、系统整体的演化等。不过,拿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去衡量索绪尔,未免有些苛刻。我们应该看到,他对语言的定义、他的整体观、联系观等无一不与系统论如出一辙;他对语言系统结构的论述、对语言系统中的元素——符号的分析无一不与系统论相吻合。如果要探求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来源,不从系统论视角作分析恐怕是不深入的。

至于为什么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与一般系统论的观点如此吻合,为什么他能在一般系统论正式确立前如此完整地运用了系统观,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我们会从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发现索绪尔语言理论对系统科学的贡献。目前也有文献分析其理论的法国根源、德国根源等,本文建议把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置于更广阔背景下分析,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系统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接近

成熟的时代。一个人的思想固然与他的经历、周边的环境紧密相关,但学术思想应该是受世界影响并且影响世界的。

总之,《普通语言学教程》以系统的方法分析语言,全书中贯穿着深刻的系统观。系统论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重要基石,忽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就忽视了其语言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也就抹杀了索绪尔对系统科学的贡献。

注释

- ① 更详细内容见许国志写的《系统科学》(2000:1—10)及魏宏森、曾国屏写的《系统论》(1995:5—105)。
- ② 苗东升(2006:22)认为将人文社会科学系统称为“要素”更为适宜。
- ③ 更为详细的内容可见许国志写的《系统科学》(2000:17—30)。

参考文献

- Bertalanffy, L. V. 1973. *General System Theo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Saussure, F.D. 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W. Baskin, trans.).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 陈琨,2004,语言系统再认识与语言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理论月刊》(3):80—81。
- 冯国瑞,1991,《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马克思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葛运奇,2001,论索绪尔语言理论中所包含的系统思想,《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1):102—103。
- 何荣辉、刘宇红,2007,论现代语言学系统思想的历史渊源,《牡丹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5):57—59。
- 吕俊、侯向群,2001,《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苗东升,2006,《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壮寰,2006,索绪尔“语言系统”的多层含义,《中国外语》(5):18—21。
- 皮亚杰,1984,《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冠连,2003,《语言全息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1978,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9月27日。

许国志,2000,《系统科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魏宏森、曾国屏,2000,《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应洛,2007,《系统工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姚小平,1993,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外语教学与研究》(3):27—32。

周静芳,2004,论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系统理论思想方法,《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
80—84。